



# 一幅别样的文化盛景

## ——读《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钟芳

变，又能观照出中国文化海纳百川多元发展的丰饶面向。

探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跋涉中国文化的文明高地，不妨走进许纪霖的课堂，在充满温情敬意的《脉动中国》中，去感受那份历史与文化、文明与互动的琴瑟和鸣，从中你会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在探求中国文化源与流的过程中，许纪霖发现中国文化一方面普世的，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全人类的意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显示出很强的文化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开枝散叶所孕育出的中华文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四大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人类文明。千年的风霜雨雪，千年的沧桑流变，中国文化先后历经先秦的百家争鸣、西汉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理学阶段，每一个时期都可谓自成风景，包蕴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长久不衰的理论根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华夏民族的思想之源、智慧之泉。孔子推崇的“仁礼、忠恕”，孟子倡导的“民本、仁政”，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朱熹主张的“义理”，王阳明践行的“心学”等一系列学说，涵盖治国理政、社会伦理、知行合一、修身养性等诸多方面，鲜明地体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思想，堪称一代代中国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精神法宝。循着高耸入云的中华文脉，许纪霖清晰地洞悉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他在书中写道“儒家是中国人的生命本色”。孔子教会了我们积极进取，但世事无常，庄子又以异常的清醒，教谕人们退一步海阔天空，追求心灵的自由。最后，他归结说：“几千年

来，一个孔子，一个庄子，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洒脱潇洒的另一面。儒道互补，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正是这种千年的智慧，孕育出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

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许纪霖将中国文化的勃兴，放置于整个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去考量，以此指明努力的方向。他说，“中国文明的希望，不在坚守，而在改造；不在因袭，而在创造。中国文明要复兴，要尽可能地开放，将中西文明融为一体。”可期的是，以开放的文明去引领我们的文化，中国文化必将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诠释中，他把这种高端地引领，形象地比喻为“调鸡尾酒”。并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切，除了勾兑的酒要好之外，还取决于我们的“调酒”水平。一言以蔽之，这种“调酒”，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越是创意十足，自然越是风光无限。

许纪霖曾云：“对中国文化的过去了解得越全面、越深刻，就越能理解中国的现实，把握民族的未来。”诚哉斯言，认识中国文化，不仅要贯穿古今，还要学会用系统性思维，去认真审视我们的文化传承。回望中借鉴，借鉴中弘扬，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必将会根深叶茂、万古长青。



## 先清后淡

郭华悦

所以在看淡之前，应该做的不是无所作为的放弃，而是不遗余力的追逐。

一个人的逐梦之旅，就是在人生迷途中寻找出口的过程。在这样的追逐中，无数次的碰壁和受伤，带来越来越多的收获与感悟。渐渐地，看清了自己的所需与所求，也看明白了当下与未来的路。走出了迷途，也走出了茫然。拥有的同时，也懂得了内心的自我，于自我之外的诸般事物，也就看轻看淡了。

无清之淡，看到的不是淡泊，而是迷雾。有些躺平的人，未曾看清，便已自行关闭了前行的路。当下与未来，一片茫然；己心与他心，全都不知。这样的人生，陷于迷障之中，何去何从无所知晓。少了自省与看清，这样所谓的看淡便只是自欺欺人。

宝刀至老，才有资格对身后的滚滚江湖，淡然说一句看破，从此归于尘土，不涉江湖。一个人再优秀，哪怕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但只要未曾拥有，便轻易说看淡。

有而后清，清而说淡，人生之路也就少了茫然，多了超然。

汉字的组合颇具深意。清淡，清清淡淡，先清而后淡。

清与淡，是两种层次。看清与看淡，是人生的两种境界。清在先，淡在后，要看淡，先得看清。不曾有清，也就无从说淡。

有些事物，不曾拥有，便难说淡泊。有，却不放在眼里，这是看淡看破。任其自然来去，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无，却说淡泊，这在旁人看来，要么是逃避现实，要么是吃了酸葡萄。所以看淡的淡，其实是前提的。

这前提，就是得先入局中。旁观者虽清，但未曾经历，开口就说淡泊，未免有装而不实的嫌疑。当局者迷，但若能在层层迷障之中，拨开云雾，有醍醐灌顶的彻悟，看清本质，看淡得失，这样的淡才是深入骨髓的。

要看淡，先得看清。要看清，就得经历其中，于浮浮沉沉之间领略得失。看破得失，淡泊名利，那得是在拥有之后才能表现出来的。身无名利，开口就是看破，这并非看清，而是看不到。因为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从而将名利隔绝在外。

## 西北民歌对“心上人”的昵称

潘硕珍

“叔兮伯兮，驾予与归。”（《诗经·郑风·丰》）叔啊伯啊，驾车和我一同归。叔、伯：古代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呼。“叔”类似于洮岷花儿里的“娃爸爸（读二声，叔叔之意）”，是女人对“汉子”（对情人的蔑称）的俗称，有掩人耳目的意图。如：“啊欧怜儿，娃爸爸，不是我给你散些饭（搅团、糝饭），小豆开花儿没杂面（岷县南路人对豆面的叫法）；不是我给你擀些汤（带汤的面条），有益没醋也不香。”女子用低沉忧伤的阿欧怜儿这种民歌形式对男子诉说自己物质生活的寒酸。

岷县南部地区，唱花儿的男把式称呼情人一般叫怜儿。岷州清末进士、诗人尹世彩歌咏道：“五月十七二郎山，袒裹襁褓儿万千，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五月十七二郎山》）作者自注：“怜”原意为爱，在洮岷花儿中指爱人、情人。在岷县流行的花儿《铡刀令》中，此字常以儿化音出现。如：“巴勾虫儿（布谷鸟）叫唤着立夏呢，我四月怀抱锄把呢。锄把拿到手心里，我们怜儿要毛蓝手巾呢……”，“三把桂柳打场呢，瞭着怜儿家瓦房呢。怜儿家瓦房端对端，怜儿在院里稀（非常，十分）不显（显眼）。”女性也可以称呼男朋友为怜儿，“远路的怜儿”。男性对女性的称呼还有“他们阿姨”“娃娘娘（姑姑，妈妈）”，同样具有隐晦意味（因为对方决不是自己的亲姐妹）。“路上走的娃娘娘，蛤蟆背兜我背上，你把你的娃抱上。”男子看

见有女子背着背兜抱着娃行走，就想替她减负，如此表达怜香惜玉。

人们将流行于河湟地区和洮岷地区的民歌叫做花儿，这与古今以花儿喻指女性有关。“阿哥是鸽子虚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不仅唐诗里将女性喻为花儿，河湟花儿更是如此：“花儿年轻着我老了……”河湟花儿里，也把牡丹喻为男子爱慕的漂亮女子，“揭开门帘者往炕上看，白牡丹睡着哩。”

“自古嫦娥爱少年”，少年既是女性对年轻情人的昵称，又指花儿这种民歌。

“阿哥是蜜蜂虚空（天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阿妹是天上的白云彩，给阿哥遮凉着哩。”

也有根据相貌特征命名的称呼：大眼睛、乖嘴儿。“我把我的大眼睛想着……”其它称呼还有憨墩墩、连心锁等等。洮岷地区的人，通常把长得小巧玲珑的美女叫尕心疼儿、尕麻利儿。

河湟花儿里，更有明白晓畅的称呼：“擱上个日子请上个假，你把你的心上人看来。”“芝麻的胡麻出个好油，嫁不下汉子我要维朋友”，女性表明了自己要交朋友的心、志向。

特别的，岷县间并镇境内传唱的洮岷花儿中，将情人比作扎人咬人意谓难缠的“荨（岷县方言读作xian）麻”：“隔住院墙叫门呢，门缝里瞧人呢，两手推开双扇门，才见草麻我的人。”



晚上该睡个好觉吧？可是，失眠却成了家常便饭。我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了黎明时分才勉强睡着。天亮后，疲惫丝毫没有缓解，反而更累了。一天又一天，我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有时候特别怀念曾经在土地上劳作的快乐。年轻时，我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了黎明时分才勉强睡着。天亮后，疲惫丝毫没有缓解，反而更累了。一天又一天，我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有时我也像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一样，思考人类应该有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我已经彻底理解了梭罗为何能在耕种中享受到人生乐趣。我想人类不管如何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如何迅猛，都应该适当回归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土地上寻找快乐的种子。

帮父母种好了菜，那晚我睡在了老屋里，夜风吹得窗子当当作响，我却沉入了最安然的梦里……



当今时代，社会越是飞速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越是深入持久。对此，著名学者许纪霖把它解读为，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高度的物质文明，却无法深入内心，纾解人们的心灵困惑。只有文化，特别是传统经典的文化，才能真正触及灵魂世界，予人以长久的精神慰藉。

怀揣这样的认知，春暖花开的2021年三月，许纪霖的新著《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应运而生。50堂生动有趣的人文课，通过发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勾勒出一幅别样的中国文化盛景。从纵向的时间脉络而言，它讲中国文化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从横向的空间结构而言，提供了一个打通千年历史、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框架，揭示出中国人的道德心灵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

全书从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起笔，依次讲解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互补结构、信仰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总体结构，最后落笔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在哪里。既讲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儒家学说的精深要义，又以宏阔的笔法，诠释了道家、法家、墨家与儒家理论相融相生的关系。从中，既能一窥中国人的心灵追求和精神蝶

在西周时，土地为国家所有，全部耕地被平整为方方正正的块田，让每个农业劳动者耕作百亩，称为井田制。这种制度到秦汉时被废除，以后的统治者时有想恢复者，并将它当作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

秦自商鞅变法后，土地自由买卖，以致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西汉时，董仲舒便主张“限民名田”，以使农民有可耕之地。王莽称帝，更是把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其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他颁布了法令，规定土地不得买卖，一家男子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一井的，要“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按“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原则受田。

北魏孝文帝施行变革，也把土地制度作为一个重点，他采纳了李安世的均田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井田制度。后来，均田制还被北齐、北周、隋、唐所相继采用，到唐中叶时始被废。唐以后，主张恢复井田制的议论时有所见。北宋李觏认为井制之法是生民之权衡，“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有食，食足则蚕者得衣”，所以主张恢复井田制度。宋神宗时，程颢上书指出：“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张载也认为应该恢复井田制度，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又说：“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

明朝初年，主张恢复井田制的呼声达到高潮。胡翰提出了恢复井田制的十大好处，极力主张恢复井田制。惠帝时，方孝孺还试图着手推行井田制，他说：“定天下之争者，其惟井田乎。”弘治时，胡居仁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君道在养民，井田不可不复。”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也说：“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无是理也。”清初的黄宗羲还用屯田来证明“井田之必可复”，进而主张恢复井田制度。

为什么古代的帝王和思想家对井田制度如此迷恋？一个基本的原因可能是周制之礼被当作万世之尊而顶礼膜拜，许多后世儒学总念念不忘复周礼。但更重要的是井田制度包含着一种治国富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可归结为“养民”思想或“制民恒产”思想。而这种思想，孟子阐述得最为透彻，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让百姓有维持温饱的“恒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孟子认为最好的“恒产”就是井田，他说，实行井田制后“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不啻是孟子的一种美好设想。后人看到豪富兼并土地严重，贫者无立锥之地，主张恢复井田制，以均平土地，实际上也是想建立孟子所设想的那种美好社会。

## 井田制的智慧

江舟